



双号手

李天雄 张鲁坤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双号手

李天雄 张鲁坤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何群英

封面、插图：胡仁樵

双 号 手

李天雄 张鲁坤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2 字数 112 千

1983 年 2 月第一版

198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300 册

书号：R10247·107

定价：0.44 元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描写了穷孩子吹亮东由小唢呐手成长为部队双号手的战斗历程。

出生在唢呐世家的吹娃，幼年时父母惨遭恶霸、汉奸杀害。为报家仇，十二岁的吹娃大闹恶霸的灵堂，不幸被投入黑牢。经小伙伴们营救，吹娃逃出，投奔黄河东岸的八路军，成了一名小战士。在战争中，围绕着冲锋号展开了一系列有趣而独特的情节，生动地记录了吹亮东的成长过程。它是一个战士的成长史，是一曲革命战争的颂歌，也是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。

目 录

一、唢呐的歌·····	1
二、李三麻子的刀·····	17
三、河东来了八路军·····	27
四、吹司令和《百花迎春》·····	34
五、黑牢里二叔引路·····	49
六、黄河岸边的红星·····	59
七、睡在亲人的锅灶边·····	71
八、响亮的名字·····	82
九、第一次上战场·····	88
十、连长知道俺的心事·····	104
十一、血染唢呐·····	120
十二、遍地有吹娃·····	129
十三、好一个双号手·····	143
十四、亮了东方·····	159
后 记·····	178

一、喷 呐 的 歌

黄河故道，邙山脚下，故原县的杏李庄吹娃一家最爱号。

吹娃一家的号专为穷人吹，不为富人叫。

吹娃的爷吹大旗，在豫东一带谁不知晓，谁不敬佩！当年闹义和拳时，吹大旗是神拳李天师手下的号手。恶霸地主李三麻子的爷爷李耀宗是个“吃洋教”的二鬼子，为洋人欺压老百姓、对付义和拳出谋划策。义和拳攻占故原县南庄镇的教堂后，包围了李三麻子在杏李庄的祖宅，把李耀宗当场问斩，并开仓分谷，烧契毁约，替杏李庄的穷哥们报了仇。

那天夜里，杏李庄的乡亲们摆下酒宴，盛情款待义和拳的弟兄们，喊着要吹大旗吹一段。吹大旗也不推让，随手掏出喷呐，吹了一段《百花迎春》调。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躲在县城里的李三麻子的爹李歪拐，带引洋鬼子和洋枪队，悄悄地包围了杏李庄。义和拳的哨岗被洋枪队摸了。正当吹娃爷吹得起劲，乡亲们听得出神时，庄前庄后，庄里庄外，突然响起了急骤的枪声。那时候谁也没见过洋枪是啥样，听着

嘎呼嘎呼响还挥着刀径直朝前冲。就这样，一片片的人倒下了。义和拳匆忙集好的队伍被冲散了，乡亲们惊慌地四散躲避。洋鬼子见人就杀，见女就奸，见东西就抢，连小孩也不放过。这时，李家大院碉楼上燃起了冲天大火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唢呐声。这声音使义和拳恢复了队形，惶惶的乡亲们朝义和拳这边靠了过来。大伙看见，火光中吹大旗光着胳膊，一手挥动大旗，一手高举唢呐，吹响了冲锋号角。浴血奋战的义和拳和激怒的乡亲们随着唢呐的呼喊，象狂涛疾风般朝洋鬼子洋枪队猛扑了过去。只见刀下洋鬼子的头象滚落的西瓜，遍地的血溅在丢弃的洋枪洋炮上，真叫解恨呀！后来终因寡不敌众，义和拳退走了。撤走时，吹大旗被李歪拐的枪打中了胸膛。敌人在血火洗过的杏李庄整整搜了三天三夜，也没有找到吹大旗的尸首，当然也没有找到那支使他们日夜心惊、魂飞胆灭的唢呐。

原来，吹大旗负伤后，被乡亲们救出了，偷偷地抬到家里藏起来。临终前，他把十二岁的吹二旗叫到床边，说：“孩子，别看唢呐小，小小唢呐惊天地。你要把它世代代传下去呀！”

吹二旗的娘在前几年病死了。二旗的姐姐远嫁到邻县一个荒僻的山村，姐夫姓张。为了不使吹二旗落入李歪拐的魔掌，保住吹家的香火后代，乡亲们挥泪安葬了吹大旗后，连夜把吹二旗送到邻县他姐夫家……

李歪拐由于剿杀义和拳、血洗乡民有功，皇上特地赐给一块金匾。这金匾至今还挂在李家大院正厅门上，书曰：“镇

妖福民”。当地老百姓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：“四十里地白骨砌，大小石头都姓李。庄户院里滴滴血，填不满李家的黑肚子。”

民国二十三年，当吹二旗带着妻子，一条榆木扁担挑着两个柳条筐——一筐装着小吹娃，另一筐装着全部家财——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时，杏李庄早已经不是义和拳时代了。村子里当年参加过义和拳的庄户人被李歪拐斩杀、活埋了。环抱庄子的杏树，在义和拳首义的那年提前一个节令开花，被李歪拐请来的风水先生指为妖树，一律砍掉了。几经沧桑，那幸存的只剩下桩杈的几棵杏树，如今又抽枝发芽，冒出一片片绿叶儿。

李歪拐早就死了，他的丑八怪儿子李三麻子是如今李家大院的当家人。李三麻子把他爹的全套祖德家风都继承下来了。不过，由于李三麻子在洛阳念过几天新式学堂，还会几句洋话，肚里的坏水比他爹更多。尤其是他与故原县县太爷的女儿成亲后，仗恃县太爷老丈人的势力，当上了南庄区的伪区长，还是什么县党部的委员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。

李三麻子的老婆、这个县太爷的千金小姐，长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，但往李家大院的客厅里的黑虎皮椅上一坐，俨然象人间王母娘娘似的神气。庄户人家当面叫她东娘，背地里却叫她“母夜叉”、“地滚子”。别看这婆娘心毒手狠、胸无点墨，可有一个特殊癖好：喜欢吹拉弹唱。因此，当吹二旗回到杏李庄后，就凭他那支唢呐，连红礼也没送，证人也没找，就租种了李三麻子家六亩薄地，还将一间破旧的茅棚折价算

给了吹二旗。“母夜叉”订了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凡他家不管是本家或者是三亲六戚有了红白喜事，吹二旗的唢呐得随喊随到；工钱嘛，出了五服才算，内里就一概免了。为了在爹血染过的土地上扎下根，活下去，吹二旗只好强忍屈辱默认了。因为吹娃才刚满两岁，按老辈人传下的风俗，孩子生下来还不能算活人，还要经过五次黄水的洗礼，过罢五岁生日，才算扎下命根。因此，老辈人把孩子过五岁生日叫“满岁”。

吹二旗俩口苦苦地熬了五年，终于盼来了吹娃的满岁生日。

半个月前，吹二旗被李三麻子请到城里，为他的侄女过房给县太爷吹拉喜事去了，还说好两家都吹，五块光洋的工钱。五块光洋对草棚院来说是一笔装不下的大钱财啊！吹二婶一想着孩子他爹会带回五块光洋，乐得不知做了多少好梦。在等待吹娃爹平安归来的严寒夜晚，娘儿俩偎在破棉絮里说着贴心的悄悄话。虽然寒风象野马在门外嘶喊，雪堆齐到了窗根边，心里却是暖烘烘的。她搂着孩子一个劲儿地唠叨着：“吹娃，你明天就满岁了，等爹回来，娘给你作枣糕、杏酱吃，别看咱庄叫杏李庄，你从来还没吃过枣糕拌杏酱呢！别说你啦，就是你爹，我，这大半辈子也只吃过一回呀！”

“娘，那是啥味儿？比咱的麦糊糊、苦菜菜好吃吗？”吹娃转着一对机灵的水汪汪的大眼瞅着娘说。

吹二婶喜孜孜地搂着吹娃，两行热辣辣的泪水滴在孩子冻红的小脸蛋上。世上哪一个当妈的不想自己的孩子过得好

一些呢！至少也不要象他们那样在黄连苦水里泡着。可这个世道却偏偏和穷庄户人作对，硬是不要他们的子孙挺起腰来。一想起早先天折的四个孩子，大婶的记忆里填满了眼泪和仇恨。虽然日头天天打东边出来，西边落下，然而大婶眼里的杏李庄有哪一天不是黑沉沉、阴惨惨的？她心里有哪一刻感到温暖啊！盼呀，盼呀，提心吊胆地磨着，她总算从人世的大海中捞到了一缕希望，看见了一棵生命的树在暴风雨中站住了脚跟，抽出了春芽。

吹娃也感到，只有今天，他才算真的活在人世上了。虽说孩子的心灵还不可能领悟到父母的苦心，更没有经受过父母已经熬煎过的磨难，但是穷人家的娃娃多半是早熟的。艰难的生活环境，使他一睁开眼就看惯了父母脸上的愁苦，他纯洁的童心因为爹娘偶尔的一丝微笑就会得到最喜悦的满足。今天以前，在吹娃的耳朵里，老是塞满了爹娘这样一句话：“菩萨呵，你发发善心，别夺走我吹家的这根独苗苗啊！”每当娘说完这话，就把吹娃象宝贝蛋一样紧搂着，两眼直愣愣地瞪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好象从那浓黑的云中会伸出一支魔手，要从她的怀里把吹娃夺走似的。每当这时，吹娃的小脸蛋就紧贴着他娘沾满泪痕的面颊，小手儿抚着娘过早斑白的鬓发，大声地喊着：“娘，娘，我不走！我要和娘生扯在一起呀！”

“不走，不走！娘和你永远在一起……”娘这么说着，把吹娃搂得更紧了。这个时候，吹娃爹就掏出了黄得发亮的小喷呐儿，把满是胡茬的嘴凑对着两片合拢的竹梢子，“拉那滴

那啦”的吹起了《百花迎春》的喜调。顿时，土坯院里洋溢着爽朗的笑声，把他们心里的担忧吹跑了。吹娃一下子扑在爹的怀里，伸出嫩红的小手儿叫着：“爹，给我！”吹娃娘一把将孩子拉了过来，可孩子却哭闹着，挣扎着，蹬踹着，不肯依允。娘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孩子，你可不能要啊！”吹娃怎能懂得娘这句话里蕴藏的大海容不下的辛酸呢！直到小唢呐儿从爹手里对着吹娃鼓起的小嘴时，吹娃笑了，娘却哭了。“啦哪啦”的不成调的尖音就这样告诉世界：杏李庄又一个小唢呐手在苦难中长起来了；他们是遍野斩不完、烧不尽的春草啊！

吹娃今儿个格外的俊俏。好心的叔叔伯伯姨婶们，都夸吹娃的模样儿象个秀丽的闺女，胆子象刚刚落地的小牛犊。他，弯弯的眉毛下闪动着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微红的鹅蛋脸儿上配着端正的小鼻子，不薄不厚的嘴唇包着还没长全的洁白的牙。嘴角两边有一对长年不知忧愁的小酒窝儿。爹说这是一张最好的吹奏家的嘴，难怪唢呐儿一凑近他的嘴里，就不费劲地响起了好听的声音。吹娃虽然刚五岁就象一棵小白杨一样健壮，不仅能帮娘扫地，拾柴禾，还能一步步移动把满桶的水倒进缸里。他不要人扶就敏捷地爬到牛背上去，哼着山歌去放牛。老爷儿们都说，吹二鼓手家养了一个虎子。老婶子们说，土坯院里开了一朵三月红。吹娃就是那年春三月生下的。娘也说她生吹娃时，梦见了三月红开遍了黄河两岸。可爹却说他听到满天里《百花迎春》的唢呐子叫，就象那年他从黄河里把吹娃娘救出来时一样。

小吹娃穿了一身娘熬了几个通宵缝的土布油绿小袄，腰上系了一根爷爷留下的系喷呐子的红绸，裤子虽是旧的，可洗得乾乾淨净的。脚上那双翘云头的黑布鞋，还特意绣了一朵朵杏花儿。为了这身“满岁服”，娘向李三麻子的总管家矮二董家借了一块光洋。这在杏李庄的穷孩子家，可是一桩了不起的花销哩！苦了一辈子的吹二旗好不容易有了这棵长大的苗苗，即使负点债也是值得的，好在他爹还能挣三个光洋回来。她的心里虽七上八下，但一瞅见俊美的孩子，心就踏实了。

瞧！娃他爹不是回来了吗？吹二旗拖着沉重的脚步，猫着腰走进了土坯院里。眼尖的吹娃离开娘的怀抱，迎了上去，亲热地喊道：“爹！爹回来了！”吹二旗蹲下来，将满是冰渣儿的胡子凑近吹娃的红脸蛋，吹娃双臂搂着爹的脖子，脆生生地叫道：“爹！爹！……”

吹二旗将孩子轻轻地举了起来，又贴在脸上，好象不认识似的直愣愣地瞅着。

吹娃脸上的热气溶化了爹胡茬上的冰棱，小手搂着爹的脖子喊道：“爹！你咋啦？”

吹二旗微开的嘴唇想说可又说不出，蠕动了几下。他抱着孩子径直地走进屋里，连对迎上来的吹娃娘也没打声招呼。

跟着涌来的乡邻们都在院外停住了脚步。吹娃和妈忙了几天装扮得喜气洋洋的小院，象突然落进了无底的深潭，又好象一阵寒风吹灭了刚刚燃起来的火苗苗。亲邻们还是不愿

就这样扫兴地回去，虽然吹二旗难言的心事已明显地挂在脸上，但他们还是想搞清这是怎么回事。

吹二婶撇开丈夫，含笑地向亲邻们招呼着。王二叔拦住她：“他吹二婶，你忙你的去吧，都是几辈的老乡亲啦，还张罗啥呀！”

王二叔嘴里这么说着，一脚踏过院门，拉着帮忙搬小凳长椅的二嫂走了。乡亲们也陆续地离开了土坯院。这时，屋里传来了吹娃娃哇的哭声。送客至院门的吹二婶象被针扎了心一样，急忙地扭身朝屋里走，已经离开的乡亲们又被这突然的哭声引了回来，可他们只是静静地伫立在院门外。有几个老爹叹了口气，难过地回顾了一眼：“走吧！这年月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谁家没有一肚子苦水朝外涌呀！”

灯花儿熄了，屋里显得更加阴沉、黑暗。老夫妻相对无言，屋里一片沉寂。二婶抽泣着抛出一句话：“他爹，这些豺狼就这样坑人不讲理呀！俺孩子满岁的枣糕、杏酱和借的一块光洋……”

“娘，俺不要枣糕、杏酱，也不要这身新衣裳，俺就喜欢这！”吹娃娃地扒下衣服，伸出手，一把抓住爹胸前的口袋，使劲地从袋里掏出了那只金黄锃亮的小唢呐儿。

吹娃妈脸刷地变了。她急忙夺过吹娃手里的唢呐，可吹娃紧抱着小唢呐不放，哇哇地哭叫着。

吹二旗瞧着娘儿俩抢夺唢呐，朝老婆大吼了一声：“给他！”随即扑地从紧闭的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，血点子溅了吹娃妈一满身。吹娃妈惊呆了。她直摇着老伴儿颤抖的肩膀：

“你，你，你还要让孩子跟着你去吹死呀！”

“娘，我不死，我要象爹那样吹，吹，吹《百花迎春》的调！”

“傻孩子，这世上哪有穷人的《百花迎春》，你爷，你爹，就是老吹这门子死不了活不成的《百花迎春》，把一条条鲜蹦活跳的命，都吹搁在李三麻子家的刀口上啦！”吹娃妈又去夺吹娃手中的唢呐。

小吹娃抓住娘的手，眼泪汪汪地瞅着爹，求情地说：“爹！快帮俺呀，俺就是喜欢这！”

吹二旗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护着吹娃，推开老伴儿，哀求道：“他娘，你就给孩子吧，咱吹家的唢呐不能断了音呀！”他那样儿几乎要跪下来。

吹娃妈伸出的手麻木地呆住了。她瞅着丈夫由红变白的脸，又瞅着吹娃扬起小唢呐时那股子高兴劲，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吹吧，看你这吹家哪年哪月能吹出头呵！”

“会吹出头的，总有一天……”吹二旗又喷出一口腥血，仰倒在炕上了。

吹二旗躺在炕上，三天没起来。在县城里吹拉喜事的情景时时在他脑海里浮现，象劈不开的浪涛，理不完的乱麻。

那天下午，李三麻子家的总管矮二董带着几个县里的烂丘八，还没进屋就咋呼道：“吹老二，恭喜你呀，吹娃满岁的红钱我给你找好主了，快起来！”

矮二董抹了抹虾米胡，往吹二旗脸前凑，诡谲地眨着眼睛：“起来吧！俺东家娘亲自向老太爷推荐的，能错得了？五

块光洋，全是响当当的‘袁大头’。回来可得请我喝一杯满岁酒呀！”

不等吹二旗答话，几个丘八就走上来，连推带拉将吹二旗架出门外。

吹二旗迷糊糊揉着眼，边走边穿衣服，后边传来：“他爹，外边冷呀，把这袄披上吧！”

“他二婶，进了县衙门，到处烧的是桐炭盆子，还要冒汗哩！”

“二东家，让他穿上吧，路上怪冻人的。”吹娃妈边说边给男人披上了破棉袄。直到走出了院门，才见吹娃赤着脚追了上来：“爹，喷呐！喷呐……”

矮二董好象这才想起。此行的大事，恍然大悟地拍着脑袋：“你看，没有这宝贝那不是白去吗！快！给我！”

“不！我不给你虾二米，给爹！”吹娃一摆头，一下扑到爹的怀里。

“你这小兔崽子，敢骂人，瞧我揍你！”矮二董边说边扬起四季不离手的文明棍儿。

吹二婶一把紧搂着孩子，伸手挡住欲落的棍子，陪着笑脸：“他二东家，孩子小不懂事，饶了他吧！”

“不！娘，别人都那么叫的，连庆福也这么叫。”吹娃不服地说。

“庆福是东家的娃，你能和他比呀！以后可别那么叫啦，要叫二东家。”

“我才不呢！”吹娃嘟努着嘴又蜷身扑向爹。



吹二旗抚着孩子的头，把唢呐凑在他的小嘴上。“啦那那……”吹娃吹响了唢呐，爹娘笑了，连那几个兵丁也跟着笑了。

“好孩子，吹得好，等爹给你买枣糕、杏酱回来。”

“嗯！”吹娃拍手叫着。

“走吧！走吧！什么枣糕、杏酱，到了老太爷那儿，鸡蛋糕、洒其玛，还有洛阳的烫面饺，随你拿，要多少有多少！”矮二董不耐烦了，一掌推开紧贴着爹的吹娃。

吹娃倒在雪地上哭叫着，直到吹二旗走过庄前的石牌坊，还隐隐约约听到孩子的哭声……

多么难熬的十五天啊！吹二旗在李三麻子的侄女家吹完送亲曲，又去县衙门内县太爷的私宅吹迎亲调。虽然两家都在县城里，相距不远，但吹二旗仍疲于奔命。他满嘴吹起了血泡，唢呐里布满了血丝。尽管置身于灯红酒绿、五光十色的环境里，吹二旗眼里没有一刻不闪过吹娃娘焦急盼望的眼睛；还有心爱的小狗来生，每天早晚在村口等他，摇着尾巴，亲昵地扑上扑下；牵着那支小狗跑来跑去的就是吹娃，他的命根子。

每到深夜，吹二旗一躺上县衙的黑房草铺后，便不断地干咳嗽，咳出的血摊了一地。他感到腰疼、肺紧、浑身发冷。可第二天天还没明，又得象赶庙会似的为县太爷吹那古久陈旧的曲调：“红艳洞房春正浓”，入夜还得吹一曲：“望子早成龙”。连巡酒，斟杯，都得吹呀！吹呀！这简直是要吹二旗的命啊！好在十五天总算熬过来了，一想到明天早上就可以领着赏钱，为吹娃办“满岁”的喜礼时，再苦再累也算得到